

# 小說組



## 朱奕璇

### 簡歷

00 後，使用中英文寫作，作品多為科幻奇幻小說，偶有嚴肅小說。

中文作品，共發表四十多個短篇、三部解謎盒（單人／雙人劇本殺），並獲得多個青年及青少年獎項。英文作品，見於 *Nature*、*Clarkesworld*。

KAO

### 得獎感言

謝謝所有工作人員老師們的辛苦付出，沒有你們就沒有這個獎項。也謝謝評委老師們願意給我這個獎項，在嚴肅文學方面，我還是個新手，很驚喜能夠獲得認可。

這篇〈彩娘〉意在探索新時代下的母女關係，以及女性與孕育的複雜命題。這並非是一個新鮮的主題，也並非是一個新鮮的故事，它過去發生過，現在正在發生，未來也會發生。

我並非只意在批判，也並非只意在和解，因為對於這個命題，我也仍走在將知未知、似知非知的路上，這篇稿子便是這種似是而非的思考的產物。

如果你也走在這條路上，希望這篇小說可以給你帶來一點什麼。

謝謝你讀到這裡。

• 小說組 •

# 佳作

彩娘



# 1

我上高中時，彩娘總是喜歡攀著牆頭偷窺。她的頭髮像把枯草，更像個垃圾堆，雜著樹葉、蟲子、白飯粒，亂蓬蓬地打著結。她眉毛很稀，又挑得很高，鼻梁既短且直，嘴唇薄而扭曲，就顯得面貌陰鷙。她的衣服總是花花綠綠的，被菜湯、油漆、顏料和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染得五彩繽紛，於是，大家都喊她彩娘。

彩娘是個瘋子。

我上學時，彩娘就攀著牆頭往學校裡望。保安驅趕，問她在做什麼，她說她正在照看姑娘。但牆頭太高，教學樓太遠，根本看不到什麼。這個流言從保安亭傳到教學樓，我站在窗口往下看，彩娘的頭縮成一粒小小的石頭，掛在牆上。

高考前一晚，宿舍夜談，舍友們嘻嘻哈哈地說要分享祕密，她們說了些無傷大雅的故事，暗戀、逃學、考試作弊。輪到我時，我說：「彩娘是我的。」

我卡了一下，清了清嗓子，嘴唇發抖地碰了兩下，乾巴巴地說：「媽媽。」

彩娘是我十歲時瘋了的媽媽。

最初她只是說些顛三倒四的胡話，沒人當回事，直到她花光了爸爸打工的錢，買了一卷又一卷的膠帶，將我一層又一層纏起來。她先是纏住我的手腳，再是軀幹，最後是嘴巴和雙眼。

我要哭，眼淚一滴滴地滲透膠帶的縫隙，她噓了一聲，安慰說：「媽媽是為了你好，媽媽是為了你好。」爸爸破門而入時，我已經被牢牢束縛起來，層層疊疊的白色膠帶像是蠶吐的絲織成了繭，繭蛹裡，我連眼淚都被黏住。

彩娘說，在繭裡待上一天一夜，破開繭子重生的時候，你就



變得完美了。爸撕開膠帶，連帶著我被黏住的皮膚一起撕開，鮮血湧流中，我放聲大哭，彩娘似乎被我的血嚇了一跳，她呆楞了會兒，哭著問：「你要怎麼變得完美？」

爸暴怒地將她推倒在地，問：「你在說什麼胡話。」彩娘從懷裡找出一本薄薄的相冊，裡面只有一張照片，那是我們一家三口七年前的合照，晚上站在一家新建的遊樂園前，黑暗被彩燈點亮。那遊樂園的入口建了個極其氣派的拱門，粉紅的磚瓦，裝飾著彩帶和氣球，用圓滾滾胖乎乎的字體標著「桃源鄉」。

彩娘抱著隆起的肚子，梳著兩條烏黑油亮的麻花辮。我被彩娘托起來，騎在爸爸的肩上。

「這個時候，女人才是完美的。」彩娘說。而爸一把奪過那本相冊，將它扔出了門外。

## 2

我出生的時候家裡已經備孕了好幾年，醫生說，彩娘的肚子不爭氣，爸爸的種沒活力，能不能懷上得看命。彩娘為此喝了多年的中藥，皮膚底下都被浸透了，後來奶奶跟我講起這段舊事，說我喝奶時總哭。她板起臉批評彩娘，說準是你媽的奶嘗起來也像中藥。彩娘只是唯唯諾諾地陪著笑臉，說對不起媽，都是我的錯。

奶奶不喜歡彩娘，因為她生了個女兒。彩娘在外納鞋底打零工，爸爸在工地上搬磚瓦刷油漆，我就被扔給奶奶帶，她不耐煩帶個姑娘，把我用尿布一裹，扔到搖搖車上，由著自生自滅，只每天餵上三口奶粉，久了，身上長滿痱子。她說，活像是被螞蟻咬出來的。等我再大了點兒，就不再跟著奶奶，而是一個人縮在爸爸的出租屋裡。

彩娘給我買了很多圖畫書，他們在外面工作時，我就在屋裡看畫。再大些，畫變成了習題集，仍是書。紙和字拼出一扇狹窄的小窗，低下頭就能看見另一個世界。爸說：「你該多出去走走。」我摸著字嗯了一聲。彩娘說：「出去幹嘛，在家多好，我心安處是我鄉。」彩娘沒什麼文化，說這些文繢繡的話時還有些磕巴。我想，是吾不是我，但沒糾正。我從紙裡抬起臉，看到彩娘滿臉喜悅地摸著肚子。她說：「這次一準給家裡添個丁，更有福。」

爸說：「為了慶祝，出去玩玩。」我問：「去哪？」媽媽說：「最近華坪路開了個新遊樂園。」我說：「我長大了，我不喜歡去遊樂園。」爸笑起來，「還沒生娃呢，你個小女娃，哪就長大了？」

當天下午我們一家三口便去了遊樂園，坐了兩趟公交車，等到了，黃昏都燒得涼了。我不喜歡坐那些遊樂設施，買了根棉花糖，安安靜靜地坐在涼亭裡。父母牽著手玩遍了遊樂設施，最後去坐了旋轉木馬。當時已經很晚，黑漆一片。爸抱怨道：「什麼都看不見。」旁邊的工作人員樂呵呵地說，馬上開燈。

纏在木馬和周圍的彩燈鏈瞬間通明，像場五色的霧氣。彩娘小心翼翼地扶著肚子，爸小心翼翼地扶著彩娘上馬，等兩個人都坐穩，工作人員打開了開關。兩匹馬便相互追逐起來，卻永不抵達。爸在她身後拽她的麻花辮，彩娘發出一聲驚叫。

彩娘近乎莊嚴地宣告：「這是我最安心最快樂的時候。」

我遠遠地看著，張嘴咬了口軟化的棉花糖，它卻掉到了地上。旋轉木馬停了，他們走了下來，牽著我的手，離開了遊樂園。走前，我們在拱門前拍了張合照。

照片洗出來沒多久，彩娘流產了。她在衛生間摔倒，我看見血像蛇從她的裙子底下爬出來，爬到我的腳尖前。我尖叫起來。眼



淚打濕彩娘的眼睛，她皺著眉頭，皺著鼻子，五官哭成一團。爸將彩娘送去了醫院，她躺在蒼白的床單上，人比被單還要慘白。她說：「那很痛。」爸握著她的手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再試一次。」聽到這話，彩娘便哭起來。

能不能別試了。我想說。但還是沒說出口，只是將話嚼碎了吞下去。從那之後，彩娘就開始說些顛三倒四的胡話。她說，蛇在她肚子裡咬碎了蛋，然後爬了出去。我摸了摸她留有疤痕和贅肉的小腹，安慰說：「媽媽，這裡什麼都沒有。」於是，她又開始哭起來。那雙眼睛像是變成兩團水窪，把我和她都暈開。

後來，彩娘又流產了兩次。爸想嘗試第三次備孕時，她跑了出去。等我找到她時，她穿著件單薄的白襯衣，搭了件像血染的紅裙子，赤裸的腳指頭蜷縮在雪地裡。她捧著肚子吃吃地笑，說有了。我摸了摸她的小腹，皮膚堅硬地隆起。我掰開她的手指頭，手心裡還攢著幾塊鵝卵石。她抬高手，眼睛亮晶晶，像是給予珍寶似的，將那幾塊鵝卵石送到我的眼前。她催促說：「蛇咬不碎石頭，蛋就能留下來。」

我說：「不要石頭。」她撥浪鼓似的直搖頭，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得變好。」我有點不耐煩，但還是耐著性子說：「你已經很好了。」

「不夠好。」彩娘說，她從懷裡拿出一本相冊，指著相冊照片裡捧著肚子、以為懷了個男孩兒的自己，說：「這才是好。」

### 3

我大三時，彩娘得了腎病。爸說：「她總是在外面瘋跑，不得病才不現實。」他嘟囔著罵了兩句賠錢貨，在沙發上乾坐了一夜，

第二天還是拿了錢，帶著彩娘去辦了住院。我去醫院看了彩娘，她像流產那天似的躺在蒼白的床單上，摸著小腹，頭髮蓬亂，眼睛黯淡。推開病房門的那一刻，我還以為光景重演。

她看見我走進來，笑了，說：「肚子裡有了。」我嗯了一聲，說：「對，有了。」醫生說：「確實有了，兩個腎上都長了東西，得摘除。」爸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醫生說：「錢不是關鍵，關鍵是得找匹配的腎源做器官移植，但現在沒有。」爸再問：「那是不是，如果沒有匹配的腎源，就算有錢都救不了？」醫生說：「對，有錢都沒用。」爸默默鬆了口氣，他頓了頓，看了看我，說：「閨女，真沒辦法。」我沉默了一會兒，然後附和說：「對，沒辦法。」不然呢？難道砸鍋賣鐵賣車賣房地去治嗎？

我好像知道，我好像又不知道。

彩娘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，只知道笑，她笑著用手擦了擦我的臉頰，嘟囔著說：「娃長大了，能生娃了，別生娃。」我捉住她的手，有點生氣地說：「我的事你管不著。」她還是重複著小聲嘟囔，說：「別生，會死，會死。」爸怒了，一把打開她的手，斥責道：「跟孩子說什麼瘋話呢。」我連忙勸架，「跟瘋子生什麼氣？」彩娘不說話了，她只是用那雙乾涸的眼睛看著我。直至她死後被送去火葬場的路上，她依舊睜著這雙乾涸的眼睛，依舊這樣看著我。

彩娘離世的七年後，我懷孕了。我沒結婚，男友在得知我懷孕時就跑了。我獨自跑去醫院打胎，但醫生說我子宮壁太薄，打胎後很難再懷第二胎，於是決定將這個孩子生下來，哪怕獨自撫養。我總得做一個媽媽。爸這麼說，奶奶這麼說，男朋友這麼說。做不了媽媽，我空空蕩蕩的子宮就不完整。



我選擇了剖腹產，醫生給我上了麻醉藥，我夢到有蛇盤踞在我的子宮，撐開小腹，我捧著漲大的肚子回到了那所名為桃源鄉的遊樂園，深夜裡彩燈閃爍，旋轉木馬無聲地起落，彼此追逐，永不抵達。

我轉過頭，彩娘站在燈火闌珊的地方，她面目模糊，但一眼就能看出是她，她說：「別生。」她手裡捏著一團雲似的棉花糖，在她張嘴去咬時，它陡然落地。啪的一聲，清晰的像是夢醒，一切定格成一張舊照片。

我睜開眼，醫生說，是死胎。我迅速從床上爬起來，護士都震驚於剛孕的產婦還能有這樣的力氣，去看那具小小的屍體，是個她，未出生的她。她沒有哭，悄無聲息地蜷縮在大人的掌心裡。

我摸了摸她小小的肚子，疑心自己猶在夢中，驚奇地喃喃著，又喊起來，「醫生，醫生，她的肚子是活的。」

但我分不清，那是腎臟還是子宮。那塊小小的皮膚組織在我的指尖下搏動著，是塊一跳一跳的死肉。護士們將我扯開，說我在做夢，說我瘋了，我哭起來。是彩娘詛咒了我，是鑽進她肚子裡的蛇鑽到了我的小腹裡。

自那次流產後，我徹底喪失了生育的能力。兩年後我和一個男人結了婚，相親時，他說他丁克，絕不要孩子。我說：「那正好，我空蕩的子宮裡住著幽靈，絕不會懷孕。」他特別捧場地笑了，問：「這是什麼冷笑話？」我沒回話。

婚後的五年，我不是作為母親活下去，不是作為子宮的載體，而只是姑娘、只是妻子，沒人要我添丁，沒人指責我無用的肉身。一天，我早起洗漱，洗手間裡的積水沒乾，跌了一跤，小腹一陣墜痛，但沒有血，只有一道蛇似的黑影從裙子底下爬出去，爬進

了下水道裡。

## 4

我去上大學時，彩娘也跟著我去了。大學校園太大，她連教學樓和宿舍樓都望不到，就常常翻牆來看我。穿的鞋被牆頭的鐵欄劃破了，腳掌破開一道口。保安大聲驅趕著，「幹啥呢這？離遠點，離遠點。」她也不生氣，笑呵呵地說：「我去照看我姑娘。」保安問：「你姑娘叫啥？哪個年級哪個專業的？」她生氣了，咧嘴露出牙齒，憤憤地說：「我姑娘就是我姑娘，跟叫什麼，哪個年級哪個專業有什麼關係？」

路過的學生們竊竊私語起來，「看，是個瘋子。」我跟著嗯了一聲，沒說話。我從沒承認她是我的媽媽，但這個事實還是傳了出去。輔導員找我談話，她是個研究生剛畢業的新人，看起來不比我的年紀大多少，但已很有老師的架子。

輔導員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你得把你媽媽接回去。」我嗯了一聲。輔導員說：「她天天在學校裡鬧，很多學生都害怕。」我嗯了一聲。輔導員說：「她這樣自己也不安全，萬一傷到自己怎麼辦。」我嗯了一聲。輔導員有點氣了，「嗯來嗯去，你到底能不能解決這個事情？」我終於有了別的話可講，我說：「不能。」

但當天我還是去找了彩娘。輔導員說，如果不處理好她的事，就給我下處分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虛張聲勢，但我不敢冒這個風險，人人都有前程可奔，都要在既定的軌道上往前走。彩娘正在校門口和保安爭執，零零散散的旁觀人員圍了一圈，都在竊竊私語，字音像是蟲子鑽進我的耳裡。

我猛地將她推倒在地。彩娘本要撒潑，但看到是我，明顯楞



了一下，咧嘴笑起來，說：「姑娘。」我攥緊拳頭，緊忍怒氣，喊道：「你鬧夠了沒有？」她蓬亂髮絲下的眼睛一閃，嘴唇嗒嗒地動了動，有點委屈地說：「我沒鬧，我只是來照看我的姑娘，得看著你，不然蛇就會爬進去。」我咬牙，話從牙縫裡擠出去，「你瘋了，為什麼你是我媽？」

第一句話出口後，水閘泄口，一切順理成章地湧出來。我罵道：「我做了什麼孽，攤上個瘋子做我的媽，我寧願沒出生過。」她的嘴唇哆嗦起來，「你就是我生的，你看！」她像是急切地想證明，掀開上衣，抖落一本相冊，她沒在意，只是急切地露出小腹橫亙的醜陋傷疤，像蜈蚣似的蜷曲在那。

我說：「如果一道疤就能證明什麼，那我就給自己一道疤，我要做我自己的母親。」我從書包裡掏出一支筆，筆尖閃著亮光，劃過我的小腹，鮮血溢出。彩娘怔怔地看著我，低聲問：「這道疤就什麼都不算嗎？」

我說：「不算。」她又問：「如果沒有我，你會過得更好嗎？」我說：「是，攤上你，我寧願沒出生過。」她哦了一聲，垂下頭，我看到一道黑影從彩娘的裙子底下探出來，像是一條蛇，它曾經隱沒在彩娘的血裡，爬到我的腳尖。但此刻它行得更為遙遠，爬上我的小腿，爬進我的傷口，入侵小腹。

彩娘又哦了一聲，說：「是這樣。」她鬆開手，衣服垂落，遮住小腹的疤，她平靜地看著我，說：「那我這就走。」她吃力地站起來，扶著牆遠去了，踩過地上那本曾被自己視若珍寶的相冊，沒有回頭。

好戲散場，保安扯起嗓子驅趕人群，散了散了，都有什麼好看的，快走。一個圍觀的學生從地上拾起了那本相冊，交給我，

說：「這是你媽媽落下的。」我沉默地接了過來，它被踩了一腳，落了塵埃，翻開，裡面還是那張照片，只是已經模糊泛黃，彩娘微笑的臉已經看不清了。

「謝謝。」我說，「下次見她時，我會還給她的。」

但下次再見時，彩娘就確診了腎病。

## 5

我藏了另一個祕密，無人知曉。我像吞下白飯粒一樣將它嚥到我的肚腹深處，但它卻從內爬到外，長成一記鮮明的血痕，像是道分娩的疤。

彩娘住院後，我去了器官捐獻檢測，拿到結果時，天已經黑透了，爸爸要打工賺錢，早早離開了，辦公室裡只有我和醫生。醫生看著我，說：「完美匹配，你可以捐。」我猛地顫抖了一下，縮緊了兩個肩膀。醫生繼續說：「如果你捐一個腎給你的母親，她或許就能活下去，再活個十年。」我依舊不說話。如水的冰涼的沉默在空氣裡鋪開，許久後，我聽見自己的聲音，刺骨得像是從身體最深處拿出的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。我問：「醫生，你能幫我保密嗎？」

最終，醫生點了頭。

我離開了辦公室，來到彩娘的病房。爸爸走後，將照顧媽媽的責任交給了我。病房慘白，冒著一股令人安心又心慌的消毒水味。彩娘睡著了，難得安靜，憔悴的病容半掩在被子下面。我輕手輕腳地走到她的病床前，靜靜地看著她的臉。我的腳步聲本該誰都聽不見，可她仍舊聽見了。她小動物似的在被子裡一縮，睜開了眼睛。



我下意識地後退，以為她要像曾經那樣說些癡傻的話，或者瘋瘋癲癲地鬧起來。可她什麼都沒做，她只是靜靜地看著我，像是沒有發瘋之前。或許誰都沒瘋，或許誰都瘋了。此種世道，此種人心，誰能明了？

彩娘的眼睛溫馴地停留在我身上，像兩汪乾涸的黑水，沉默的、安心又窒息的寂靜在我們之間流淌。我動了動嘴唇，似乎試圖想說什麼，似乎只是嘴唇發乾發癢，但最終，我仍舊只是沉默。

「姑娘，」彩娘突然笑了，小聲說，「別怕，我睡了。」

這是她對我說過的最後一句話。

此後我們睽違多年，不止陰陽兩隔，我連她的墳塋都未曾見。直至目睹蛇鑽進下水道後，我才回家去給彩娘上墳，這是自她去世後的頭一次。她的死亡在我心裡一直是個縹渺的影子，她像是只在那個黑夜裡扶著牆走了，沒回頭，但會回來，我還等著把東西還給她。

她走後，她珍愛的相冊被我放在了書架的角落，再沒碰過，這不是我的東西。去給她上墳前，我特地拿上了它。擱置太久，相冊布滿塵埃，我沒翻開，不必翻開我也知道那是什麼樣。

彩娘被埋在郊外的公墓，我特地挑了一個工作日，請了假，墓園裡冷冷清清，只有我一個掃墓人。她的墓不大不小，在眾多墓碑裡顯得格外合群、格外不起眼，同她生前毫不相同。我找了半個小時，才找到她。

顯然是很久沒人掃墓，墓碑上也落了一層淺淺的塵埃。我用拇指擦乾淨刻的字。上面刻著彩娘的名字，生卒年月，還刻著我的名字，前面寫著一個「子」字。我一直是她的小孩，無須疤痕來定義。我取出那本落滿塵埃的相冊，燒了給她，煙霧繚繞。

回去後我做了夢，我夢到了多年前的舊事，這次我同意將腎捐給媽媽。我夢到閃亮的白熾燈暈開我的眼睛，像是水量開墨，睫狀肌刺痛。視線調轉，我變成了那塊腎臟，被醫生的手送進媽媽打開的腹腔，被妥帖地安放。

我像回到子宮似的蜷縮在此處。我從母親的腹中生出，又回到母親的腹中。這次我不必翻開那本相冊，就知道故鄉的模樣。我心安處是我鄉。

我手腳交疊，頭顱疊在胸腔之上，就這麼融化著、退化著，回到未出生之前，變成一團赤裸的、溫暖的、無知覺的、隱蔽在一個女人深處的紅肉。遊子歸鄉。

### 評審評語／楊翠

〈彩娘〉是一部集驚悚、悲傷、溫暖於一體的小說，作者以靈動的筆法，富含詩意的文字，精斂的敘事結構，將這些矛盾的特質交織雜糅，營造出獨特的色彩與韻味。〈彩娘〉的精彩之處，首先是瘋狂母親彩娘的形象，立體鮮明，卻又有著高度隱喻性，彩娘用盡力氣想誕生兒子，最終換來殘破的子宮、病毀的腎臟，以及相冊裡那張在「桃源鄉」遊樂園前肚腹隆起、子宮豐饒的照片，她記憶中最美好的一刻。這是小說裡的彩娘，也是父權體制下的無數彩娘。母女關係是〈彩娘〉另一個動人之處，瘋狂母親成為女兒生命中無所不在的暗影，女兒甚至曾經以不捐腎給母親來試圖擺脫。然而，結尾，女兒在夢中同意捐腎，她成為那塊腎臟，被醫生安放母親腹中，重返母親子宮，浮現母親常說的那句話，我心安處是我鄉。小說以驚悚的畫面、溫潤的情感，將故事拉到餘韻盈滿的高潮，畫下完美句點。